



责编 薛胜吉 李魏 美编 张升远 审读 李斌 排版 韩婷

## 青岛之夏

四序迁流，洞察时光 解读文化，品味墨香

## [琴岛]

邮箱:cyy0532@163.com

魏邦良

## 挂在睫毛上的彩虹

那时候，女儿刚学会走路。她妈妈领着她常在学校操场那里玩。一位女校医，出于好意提醒孩子妈妈：“你家孩子的小腿一粗一细，是不是去医院看看？”

我们带着女儿去了本市人民医院，一个男医生，一边慢条斯理享用早餐，一边漫不经心打量一下孩子的腿，嘟囔一句：小儿麻痹吧！我当场如五雷轰顶，但随后就醒悟，孩子能正常走路，怎么可能是小儿麻痹，再说小儿麻痹的疫苗早打了。没听他胡扯，掉头而去。

在医院工作的友人，介绍了一位“骨干医生”。拍了片子，“骨干医生”和他的几位助手对着片子足足研究了快一个小时，诊断为髋关节出了点问题，要做手术，然后再用国外进口的一种器械将孩子腿固定，在床上躺几个月就好了。他补充了一句，价格有点贵。他说得轻如鸿毛，我们听了心情沉重。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，天天在操场活蹦乱跳，现在却要做手术，还得让她双腿固定躺在床上三个月，这种折磨她受得了吗？我反问：她明明行走自如，为何还需做手术？“骨干医生”语重心长：以后慢慢会变形的。

抱着孩子坐公交回家，我和孩子她妈一言不发，表情凝重。我们不完全认可“骨干医生”的话，但“骨干医生”的资历和身份又让我们不敢轻易怀疑他诊断的权威性。一时间，无所适从，只能沉默无语。

孩子回家后，我们轮流抱着她，怕她下地行走加重“骨干医生”所说的病情。但孩子刚学会走路，一个劲要下地玩，我们变着法子哄她，试图让她忘记下地行走这回事。不愿面对，又无法逃避，手足无措，无可奈何。

她那时很小，还不懂事。但从我们凝重而异样的表情中，她还是觉察或感受到我们内心的某种不安，只是年幼的她还无法表达她的觉察和感受。

正值暑期，我直接睡地板上，孩子睡床上。本

来每天日上三竿，她还在呼呼大睡。但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凌晨，天蒙蒙亮她就醒了，趴在床沿，眼睛睁得溜圆，轻轻喊我：爸爸，爸爸。她从来没有那么轻声地喊过我，也从来没有那么懂事地盯着我。本来就很适合从，听着孩子故意压低的声音，面对她若有所求的眼神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心碎了。我努力微笑起来，起身坐在她身旁，慢慢把她哄睡着。

不敢怀疑“骨干医生”的权威，但也没有轻易接受他的好心建议。听说本市另一家医院骨科不错，有一位口碑不错的医生。这位医生确实难得，不是因为他医术多么高明，而是因为他非常诚实。他看了片子，又对孩子两腿的力量作了测试，慎重地给出结论：骨头肯定没问题；但两腿粗细不匀，原因不明。他建议我们去上海大医院看一下。

那时候去上海并非易事。孩子妈妈通过电话，预约了南京儿童医院的一个专家号。就诊那天，人很多，快到正午时，终于轮到我们。在儿童医院重拍了片子。专家旁边的实习生，先简单看了一下片子，说正常，就递给专家。专家年近七旬了，看了看片子，说骨头没问题啊。我们问：那两腿怎么粗细不一？专家的回答云淡风轻，这很正常，有人四肢天生不对称啊。专家有点不解地看着眉头不展的我们，仿佛觉得我们专程为此而来有点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了。专家挥挥手，一锤定音：这个不用看了。连日来充塞在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。来不及吃饭，我们就打道回府了。

刚进学校，就看见孩子的奶奶在路口那里等着，我第一时间脱口而出：正常。我知道，孩子奶奶对孩子的担心，和我们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其实也不是先天不对称。问题出在鞋子上。那时候，我们心血来潮给孩子买了双特点鲜明的鞋子。一只用力踩会发出响声，一只不响。于是孩子走路，会经常用力踩那只发出响声的鞋子，时间长了，两腿用力不均，就一粗一细了。后来换

了鞋子，很快，两腿粗细一模一样了。

小孩在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期间，常感冒。感冒，再正常不过了。但我家孩子感冒，往往伴随着喘，说喘，也不太确切，就是她嗓子发出类似喘的声音。尤其晚上，这种声音让我忧心忡忡，彻夜难眠。其实可能根本没啥问题，这种声音完全不影响她呼呼大睡。一次在妇幼保健医院打点滴，我发现医生在葡萄糖水里注入一种药叫氨茶碱，立竿见影，第二天孩子就没发出那种类似喘的声音。

当时住郊区，去市区医院看病实在太麻烦。一次孩子又感冒了，为省事就去了郊区农村一家私人诊所打点滴。我对赤脚医生说，上次用氨茶碱好像效果不错。没想到这个赤脚医生，从善如流，真在葡萄糖水里注入氨茶碱，问题是她把握不了用量，打点滴时速度太快，挂上水不久，孩子就说腿麻，一开始我们没当回事，因为打点滴总会有点感觉。但孩子很快呕吐，蔫头耷脑，我们和赤脚医生都慌了，赶紧停止挂水。把孩子抱回家时，她还是说腿麻，随后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我打开电脑一搜，瞬时毛骨悚然，因为有人因注入过量氨茶碱而致命。我们越想越害怕。她妈妈忍不住把孩子叫醒，想看看她状况如何。好在孩子醒来后，腿不麻了，也有了胃口，给她吃了一点稀饭，她的脸色也慢慢恢复正常，已是夜阑人静，女儿因恢复正常越来越精神。

一番折腾，她妈妈太累，就先睡了，我看孩子圆睁双眼，睡意全无，就搜索枯肠，给她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，完全胡编乱造，她却听得津津有味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孩子脸色还是有点苍白，但精神抖擞，嚷着要去亲戚家玩。她完全恢复了，而我长久地陷入胆战心惊中：如果孩子不说腿麻，如果我们迟一点停止挂水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即便事隔多年回忆这件事，我还是痛恨自己的无知，还是感谢命运对我们的眷顾。

女儿读大四准备考研期间，在医院体检时，医生诊断时说情况不太好，需要复查。女儿赶忙打电话给我们，她妈妈安慰她说没事，年纪轻轻能有什么事。可我生性多疑，当晚睡眠不佳，朦胧中做了个梦，梦见女儿推着自行车向我走来。醒来后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女儿体检复查后，医生的结论依旧含糊其辞模棱两可。情急中我们六神无主头脑发昏，对简单的选择视而不见，比如换一家好一点医院看看。

焦灼着，在友人的提醒帮助下，决定利用周末去北京一家大医院，找一位名医看看。陪女儿在医生办公室看病时，我紧张得近乎窒息。顶尖专家名不虚传，他一面和坐在身后的助手交流，一面给患者看病，手挥目送，游刃有余。初步检查，专家认为无大碍。专家身后的助手看了我们递上的之前的诊断结论，忍不住笑了：“瞎说啥呀！”返程途中，我多次回味这句话，感慨：这才是“中国好声音”！保险起见，医生还是要求做一次B超。

翌日上午，孩子妈妈陪孩子进B超室，我在门外等候。本来B超很快结束，一切正常，但孩子和她妈妈向医生咨询了一些问题，耽搁的时间有点长。门外的我紧张起来，越紧张越觉得时间难熬，我赶紧扶着墙，怕自己腿发软，这时门开了，女儿和她妈妈一脸轻松地走了出来。我脸上紧张得近乎崩溃的表情一定吓坏了孩子，她赶忙安慰我：没有问题，已经在手机上给你发信息了。我恼怒道：我有心思看手机吗？

心中的石头落了地，我和女儿都轻松下来，两人不觉靠近再靠近（主要是我向她靠近），手也自然而然地握在一起，还是风行的十指相扣。记忆中，我在女儿小学一年级后，就没有牵过她的手，这一次，我俩十指相扣，并肩而行。

正是考研的冲刺阶段，女儿归心似箭，坐高铁赶往上海她就读的学校，我们则乘车回南京。斜倚动车座椅的靠背上，心情舒畅，前所未有的。



宋荣芳

## 蝉趣

记忆里童年的夏天，时不时下一场酣畅淋漓的雨，村子的胡同里雨水汇流成河，大雨过后全村人不约而同排起长龙，到河边看奔涌而下的滔滔河水，成了一道雨后的风景。雨水多，地里就不干燥，地底下的知了猴可以不费力地破洞而出，知了的叫声也就更加热烈。树林里的知了猴一到傍晚时分就蠢蠢欲动，吃完晚饭耐不住燥热的人们为了消磨时间，都会拿起手电筒向河边那片杨树林走去。

天还没有暗下来的时候，人们在地上寻找那些知了猴用前爪勾开的洞。没钻出的洞似破非破，薄薄的一层裂开的土罩着，如果你用手指轻轻一捅，浮土会掉进去，继续向下探摸，手指感到一个地里的小精灵用前爪挠你一下，那种惊喜不言而喻，这是“众里寻你千百度”的相遇，注定让人欢喜让人忧。好不容易冲破黑暗来到世界走一遭，却让人守株待兔，心知了猴一秒。

知了猴也有聪明和憨厚之分，遇到聪明的知了猴，在你手指和它亲密接触之后，马上感觉到它扑通掉到洞底的声音，再努力用手指触摸已经感觉不到了。憨态可掬的知了猴真是讨人喜欢，它会很配合地用前爪勾着你的手指，像找到一棵救命稻草，岂不知被提出来接着进入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袋子里。躲在洞里的知了猴还得想办法让它出来，没有耐心等待，就把洞口的土扒开一些，洞变浅了，只是用手指再也感觉不到它那只小爪啦，只摸到一个滑滑的身体，弄疼了它偶尔也会反抗，当它再次伸出前爪时，毫不犹豫借势把它提起。

天渐渐暗下来，地上的洞也看不清了，这黑咕隆咚的时刻是知了猴与时间和生命赛跑的黄金时间。找好目标用最快的速度达到树顶，寻找的人们只能望尘莫及。这些精灵就有了破壳而出，展翅高飞、在属于自己的季节了鸣唱的幸运。那些动作迟缓的大多逃脱不了纷至沓来的人们的围攻堵截。夜深了，人也累了，大家陆续散了场。回家的路上孩子们叽叽喳喳讨论着当晚的收获。

天越热，知了越兴奋，鸣声越来越高亢，那叫声排山倒海灌入耳朵，我们开始了粘知了的准备工作，洗面筋在大人午睡时刻悄悄进行着。先把一勺面活成不硬不软的面团，接着放在盛满清水的碗里，不断地冲洗揉捏，把洗过的面粉水一次次倒掉，直到洗得清澈为止，面筋算是洗好了。这时的面筋手指一捏既有弹性又像胶一样的黏稠才算合格。面筋用塑料袋包着，防止失去水分变干。找根长长的竹竿，在竹竿的顶端拼接一段细长笔直的枝条，枝条的最顶端缠上几圈线，再撕一块面筋缠在线的周围，扛起竹竿肩负神圣使命一般，向着林子深处，蝉鸣最热烈处奔去。

粘知了是个技术活，特别是粘高处的知了，得把竹竿拿稳了，越是靠近手越不能抖动，轻微的抖动都可能“打草惊蝉”。寻到目标后，要瞪大眼睛，紧紧握住竹竿，屏住呼吸轻轻从背后偷袭，竹竿的顶端靠近知了时要稍微停顿一下，接着慢慢顺着树干把竹竿向前移动，接近知了翅膀时，要毫不犹豫干净利索地将竹竿向知了推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粘个知了猝不及防。扑棱棱地扭动的身体和绝望的鸣叫声，在树林里回荡。

我们憋得通红的脸上挂满骄傲，赶紧撤回竹竿把挣扎的知了翅膀和面筋分开，顺势塞到袋子里，满怀喜悦寻找下一个目标。熟能生巧，一次次失败中锻炼了本领，伙伴们技术好的有时一次能粘两只知了，两只知了在竹竿顶端扑棱鸣叫让人好生羡慕。

一个中午下来，袋子里黑压压一片，面筋也基本用完了，头一直昂着也酸痛起来，而且还有一个丝晕眩，这时才感觉到口干舌燥，浑身无力。但看看那袋子里的战利品，扛起竹竿，哼着小曲加快回家的脚步。“风餐露宿栖高枝，引吭高歌不停息。”儿时的乡村，整个夏季好像都是蝉的世界。

杜国胜

## 隔山隔海寄乡思

纵使千山万水相隔，纵使诸般事务缠身，每一个远在他乡的游子无不会以“山海自有归期，风雨自会相逢”的永恒期许，慰藉浓浓的思乡之情。

离开故乡的50多个春秋，每每午夜梦回，故乡青岛的碧海蓝天、红瓦绿树，连同父母的殷殷嘱托，宛如一个个美丽的音符跳跃于我的心坎，激荡于我的军旅生涯。

几年前的那次返乡之旅，是铭刻在心的最近一次关于“家”的归属。走在小鲍岛充满现代化都市元素的街头，我努力寻找着记忆中的过往。当来到贮水山公园那修葺一新的台阶跟前时，岁月尘封的记忆闸门突然敞开，绚丽多姿、永不凋落而又刻骨铭心的“乡味”涌上了心头。当时我和我的小伙伴，每天都在这里玩，童年的记忆从一级级阶梯中纷至沓来。

那时父亲的收入很低，生活物资匮乏，米面粮油等所有的物资供应都要凭票证购买，家中生活愈发捉襟见肘。为了填饱肚子，我经常爬上贮水山挖野菜、摘槐花，去海边捡海带、挖蛤蜊……那时的回忆，恰似时而波光粼粼却又浪遏滔天的大海，激荡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交织变幻。

那时父亲的收入很低，生活物资匮乏，米面粮油等所有的物资供应都要凭票证购买，家中生活愈发捉襟见肘。为了填饱肚子，我经常爬上贮水山挖野菜、摘槐花，去海边捡海带、挖蛤蜊……那时的回忆，恰似时而波光粼粼却又浪遏滔天的大海，激荡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交织变幻。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贮水山下博兴路的一处大杂院，几十户人家拥挤在这座始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二层破旧民宅，共用着一个公厕和唯一的水龙头。

纵使千山万水相隔，纵使诸般事务缠身，每一个远在他乡的游子无不会以“山海自有归期，风雨自会相逢”的永恒期许，慰藉浓浓的思乡之情。

离开故乡的50多个春秋，每每午夜梦回，故乡青岛的碧海蓝天、红瓦绿树，连同父母的殷殷嘱托，宛如一个个美丽的音符跳跃于我的心坎，激荡于我的军旅生涯。

纵使千山万水相隔，纵使诸般事务缠身，每一个远在他乡的游子无不会以“山海自有归期，风雨自会相逢”的永恒期许，慰藉浓浓的思乡之情。

离开故乡的50多个春秋，每每午夜梦回，故乡青岛的碧海蓝天、红瓦绿树，连同父母的殷殷嘱托，宛如一个个美丽的音符跳跃于我的心坎，激荡于我的军旅生涯。

纵使千山万水相隔，纵使诸般事务缠身，每一个远在他乡的游子无不会以“山海自有归期，风雨自会相逢”的永恒期许，慰藉浓浓的思乡之情。

纵使千山万水相隔，纵使诸般事务缠身，每一个远在他乡的游子无不会以“山海自有归期，风雨自会相逢”的永恒期许，慰藉浓浓的思乡之情。